号第一百十二

綠珠傳 樂史

非烟傳 皇甫枚

謝小娥傳 李公佐

霍小玉傳 蔣防

劉無雙傳 薛調

虯髯客傳 張說

韓仙傳 韓若雲

綠珠傳

唐樂史

綠珠者姓梁白州博白縣人也州則南昌郡古越地秦象郡漢合浦郡地唐武德初創平蕭銑於此置南州尋改爲白州取白江爲名州境有博白山博白江盤龍洞房山菱角山大華山山上有池池中有卵妾魚綠珠生雙角山下美而艷趙佮以珠爲上寶生女爲珠娘生男爲珠兒綠珠之字由此而稱晉石崇爲交趾採訪使以眞珠三斛致之崇有別廬在河南金

神僧傳 甘顯
劒俠傳

谷澗中有金水自太白源來崇卽川阜製鬧樂聲
能吹笛又善舞崇以明妃曲教之而自致新詩曰
本長家子將適千庭辭別未及終前驅已抗旌徙
御涕流滴轅馬悲且鳴哀鬱傷五內涕泣沾珠纓行
行日已遠遂造城廷竹於窮盧加我關於迎氏功
音支各殊類所非安雖貴非所榮父子見凌辱對之慚
且驚殺身長不易默默以苟生苟生亦何聊積思憤
且盈願假飛鳥翼棄之以遐征飛鳴不我顧竹立以
屏營昔爲匣中玉今爲糞上英朝華不足歡幷與秋
草併傳語後世人遠嫁難爲情崇又製懊惱曲以贈
綠珠崇之美艷者千余人擇數十人敎飾一等使同
侍之不相分別刻玉爲倒龍珮鏤金爲鳳凰釵結袖
繞楹而舞欲有所召者不呼姓名悉聽佩聲視釵色
珮色輕者居前釵色艷者居後以爲行次而進趙王
倫亂常賊類乃孫秀使人求綠珠崇方登京觀臨清
水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出侍婢數百人以示之皆
蘊蘭麝而披羅綺曰在所擇使者曰君儀服御麗則
麗矣然受命指索綠珠不知孰是崇勃然曰吾所愛

不可勝也秀因是諧倫族之收兵忽至崇誾綠珠曰我今爲爾獲罪綠珠泣曰願效死於君前崇固止於是墜樓而死弁東市時人名其樓曰綠珠樓樓在步廣里近狄泉在王嬸之東綠珠有弟子朱韓有國色善吹笛後入晉明帝宮中今白州有一泒水自雙角山下者老傳云汲此井者誕女必多美麗里閭有識者以美色無益於國以巨石填之爾後雖有產女端妍者而七竅四肢多不完具異哉山水之使然昭君村生女皆炙破其面故白居易詩曰不取徃者戒恐貽來者寃至今村女面燒灼成瘢痕又以不完具而惜焉牛僧孺周秦行紀云太宿薄太后廟見戚夫人王嬙大眞妃潘淑妃各賦詩言志別有美貌女子短鬟窄衫貝帶貌甚美與潘氏偕來太后接坐居之令吹笛伴徘徊亦吸酒太后顧而謂曰識此否石家之綠珠也潘妃養作妹太后曰綠珠豈能無詩乎綠珠相謝作曰此日人非昔日人

聲空忽趙王倫紅殘錦碎花檻下金谷千年更不
太后日牛秀才遠來今日誰人與伴綠珠曰石尉
壯嚴忌今有死不可及亂然事雖詭惟聊以解願嗜
石崇之敗雖自綠珠始亦其來有漸矣崇常刺荊州
劫奪遂使防殺客商以致巨富又遺王愷鴆鳥共爲
鴆毒之事有此陰謀加以美燕邀集令美人行酒客
飲不盡者使黃門斬美人王丞相與大將軍常共訪
崇丞相素不能飲輒自強至於沉醉至大將軍故不
飲以觀其色氣已斬三人君子曰禍福無門唯人所
召崇心不義舉動殺人烏得無報也非綠珠無以速
石崇之誅非石崇無以顯綠珠之名綠珠之墜樓何
皃之有眞節者也比之於古則有田光出云出者王
進賢侍兒也進賢晉愍太子妃洛陽亂石勒掠進賢
渡孟津欲妻之進賢罵曰我皇太子婦司徒公女
胡羌小子敢干我乎言畢投河大出曰大既有之小
亦宜然復投河中又有窈娘者武周朝喬知之寵
也盛有姿色特善歌舞知之教讀書善屬文濮陽
奉時武承嗣驕貴出入酒醉迫知之將奪玉臺

知之不肯便使人就家張燕以歸知之悉將家金谷重新聲明珠十斛買
篇以叙其怨詞曰石家金谷重新聲明珠十斛買
婷此日可憐無復比此時可愛得人情君家閨閤
窺難嘗持歌舞使人看富貴雄豪非分理驕矜勢力
橫相干辭君去君終不忍徒勞掩面傷紅粉百年
別在高樓一旦紅顏爲君盡知之私賂承嗣家閤
傳詩於窈娘窈娘得詩悲泣投井而死承嗣令汲出
於永中得詩鞭殺閽奴諷吏羅織之以至殺焉悲夫
二千以愛姬示人掇喪身之禍所謂倒持太阿授人
以柄易曰慢藏誨盜冶容誨淫其此之謂乎後詩人
題歌舞妓者皆以綠珠爲名庾肩吾曰蘭堂上客至
綺席清絃撫白作明君辭還數綠珠舞李元操云綠
樹搖歌扇金谷舞筵開羅袖拂歸客留歡醉玉杯江
總詩云綠珠含淚舞綠秀強相邀綠珠之沒已數百
年矣詩人尚咏之不已其故何哉蓋一婢子不知書
而能感主恩憤不顧身其志烈凜凜誠足使後人仰
慕歌詠也至有享厚祿盜高位亡仁義之行慚反復
之情暮四朝三唯利是視節操及丈夫婦人豈不

麗最今爲此傳非徒衒美麗張禹源且欽慈孝義之類也季倫死後十日趙王倫敗左衛將軍趙泉斬孫秀于中書軍士趙駿剖秀心食之倫囚金墉城賜金屑酒倫慙以巾覆面曰孫秀誤我也飲金屑而卒皆夷家族南陽生曰此乃天之報忽不然何以梟夷之立見乎

非煙傳

唐皇甫枚

臨淮武公業咸通中任河南府功曹參軍愛妾曰非煙姓步氏容止纖麗若不勝綺羅善秦聲好文筆尤工擊甌其韻與絲竹合公業甚嬖之其北隣天水趙氏弟也亦衣纓之族不能斥言其子曰象秀端有文纔弱冠矣時方居喪禮忽一日於南垣隙中窺見非煙乃厚賂公業之閽以情告之煙神氣俱喪廢食忘寐及闔有難色復爲厚利所動乃令其妻伺非煙間處具

以象意言焉非煙聞之但含笑凝睇而不答門媪意
以語象象發狂心蕩不知所持乃取薛濤牋題絕句
曰一覩傾城貌塵心只自猶不隨蕭史去擬學阿蕃
來以所題答緘之祈門媪達非煙煙讀畢吁嗟良久
謂媪曰我亦曾覽見趙卿大好才貌此生薄福不得
當之蓋緣武生能門非良配耳乃復酬篇寫於金鳳
牋只緣幽恨在新詩即心應似踐曰嶽悰雙娥不自持
某心怎厭厭春情更擬誰封付門媪令遺棄象啟緘
吟諷數四相字書曰吾事諧矣又以剡溪玉葉紙賦

詩以謝曰珍重佳人贈好音綵牋芳翰雨情深薄於
蟬翼難供恨密似蠅頭未寫心疑是落花迷碧洞只
思輕雨灑幽禁自回消息千回夢裁作長謠寄綠琴

詩去旬日門媪不復來象憂恐事泄或非煙追悔春
夕於前庭獨坐賦詩曰綵檻暗紅藏起暝煙獨將幽恨
小庭前沉沉良夜與誰語星隔銀河月半天明日晨
起吟際而門媪來傳非煙語曰勿訝旬日無信蓋以
微有不安因授象以連蟬錦香囊并碧苔牋詩曰無
力嚴粧倚繡櫳暗題蟬錦思難窮近來羸得傷春病

柳弱花欹怯曉風象結錦囊於懷細讀小簡又恐
幽思增疾乃剪烏絲闌爲回簡曰春日遲遲人心悄
悄白因窺覿長役憂寃雖羽駕塵襟難於會合而丹
誠皎日誓以周旋況又間乘春多感芳履違和耗冰
雪之妍姿鬱蕙蘭之佳氣憂抑之極恨不飜飛企望
寬情無至憔悴莫孤短韻寧爽后期恍惚寸心書意
能盡兼持非什聊綴華篇詩曰見說傷情爲見春想
封蝉鉤簾雙鷰爲報煙卿道第一風流最憐人
門婦能得回簡徑裔詩曰庭燎有輝爵弁煌煌
燭暨或數夜一直或竟日不歸是時適值生入府書
煙折書得以欵曲尋繹既而長太息曰丈夫之志女
子之心情契寔交視遠如近也於是闔戸垂幌爲書
曰下妾不幸垂髫而孤中間爲媒妁所欺遂匹合於
瑣類每至清風朗月移玉柱以增懷秋帳冬釭泚金
徽而寄恨豈期公子忽貽好音發華緘而思飛諷雁
句而目斷所恨洛川波隔賈午墻高聯雲不及於春
臺薦夢尚遙於楚岫猶望天從素懇神假微機一拜
清光九殞無恨兼題短什用寄幽懷詩曰畫簷春暮

須同宿洛浦雙鴛肯獨飛長恨桃源諸女伴等閒歸
裏送郎歸封訖召門堰令達于象象覽書及詩以匣
意甚切喜不自持但靜室焚香虔禱以俟忽一日聲
叩門堰促步而至笑且拜曰趙郎願見神仙否象驚
連問之傳婢語曰今夜功曹直府可謂良時妾家後
庭即君入前堰也若不踰惠好專望來儀方寸萬重
悉依語既暝黑象乃蹲檐而登煙已令重楯於下
既下見煙靚粧盛服立於花下拜訖俱以喜極不能
言乃相携自後門入堂中遂背缸解幌盡繾綣之意

鳥及曉鐘初動復送象於垣下煙執象泣曰今日邂
逅乃前生因緣耳勿謂妾無玉潔松貞之志放蕩如
斯直以郎之風調不能自顧顦悴之貌見出人之心已誓幽庸永奉歡卹言訖象踰垣
而歸明日託門媼贈煙詩曰十洞三清雖路阻有心還得傍瑤臺瑞香風引思深夜
覽詩微笑因復贈象詩曰相思只怕不相識相見還愁却別君願得化爲松下鶴一雙飛去入行雲封付
門媼仍令語象曰賴妾有小小篇詠不然君作幾許

大才面目玆不盈旬常得一期於後庭展微審之聲宿昔之心以爲鬼神不知天人相助或景物寓目詞詠寄情來往頻繁不能悉載如是者周歲無何數以細過楚其女奴奴陰唧之乘間盡以告公業公業曰汝愼言我當伺察之後至直日乃僞陳狀請假迨夕如常入而遂潛於里門街鼓既作匍伏而歸循墻至後庭見煙方熾吟象則據垣斜睇公業不勝其忿挺前欲擒象覺跳去業稱之得其半稿乃入室呼煙詰之煙色動聲戰而不以實告公業愈怒薪

之大柱鞭楚血流但云坐得相親死亦何恨深夜公業急而假寐煙呼其所愛女僕曰與我一盃水水至飲盡而絕公業起將復笞之已死矣乃解縛舉置閤中連呼之聲言煙暴疾致殞後數日窆於北邙而里巷間皆知其强死矣象因變服易名遠竄江浙間落陽才士有崔李二生常與武掾游處崔賦詩末句云恰似傳花人飲散空牀拋下最繁枝其夕憂煙謝曰妾貌雖不逮桃李而零落過之捧君隹什媿仰無已李生詩末句云艷魄香魂如有在還應羞見墜樓人

其夕夢嫂載手而言曰士有百行君得全乎何至於
片言若相詆斥當屈君於地下面証之數日李生卒
時人異焉

謝小娥傳

唐 李公佐

小娥姓謝氏豫章人估客女也生八歲喪母嫁廬陽
俠士段居貞居貞負氣重義交遊豪俊小娥父畜巨
產隱名商賈間常與段婿同舟貨往來江湖時小娥
年十四始及笄父及夫俱爲盜所殺盡掠金帛投之
弟兄謝之從姪與童僕輩數十悉沉於江小娥亦傷
胷拆足漂流水中爲他船所獲經夕而活因流轉乞
食至上元縣依妙果寺尼淨悟之室初父之死也小

娥夢父謂曰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又數日復夢其
夫謂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小娥不自解悟常書
此語覓求智者辨之歷年不能得至元和八年春余
罷江西從事毓所東下滄泊建業登瓦官寺閣有僧
齊物者重賢好學與余善因告余曰有孀婦名小娥
者劍來寺中示我十二字謎語某不能辨余遂請齊
公書於紙乃憑檻書空凝思默慮坐客未倦了悟其
文令寺童疾召小娥前至詢訪其由小娥嗚咽良久
乃曰我父及夫皆爲賊所殺遷後嘗夢父告曰殺

者車中猴門東草又夢夫告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
夫歲久無人悟之余曰若然者吾審詳矣殺汝父是
申蘭殺汝夫是申春且車中猴車字去上下各一畫
是申字又申屬猴故曰車中猴草下有門門中有東
乃蘭字也又禾中走是穿田過亦是申字也一日夫
者夫上更一畫下有日是春字也殺汝父是申蘭殺
汝夫是申春足可明矣小娥慟哭再拜書申蘭申春
四字於衣中誓將訪殺二賊以復其冤娥因問余姓
氏官族垂涕而去爾後小娥便爲男子服備保於江

湖間歲餘至潯陽郡見竹戶上有紙牓子云召傭者
小娥乃應召詣門問其主乃中蘭也蘭引歸娥心憤
然蘭在蘭左右見親愛金帛出入之數無不委娥
已乃傾竟不知娥之女人也先是謝氏之金寶錦
繡衣物器具悉掠在蘭家小娥每執舊物未嘗不暗
泣移時蘭與春言昆弟也時春一家住大江北獨樹
浦與蘭相來密洽蘭與春同去經月多獲財帛而歸
每酣娥與蘭妻潘氏同寢潘氏同衣服給娥甚豐
或一日春携文鉏兼酒詣蘭兄蘭兄既去春沉醉臥於內室蘭
妻潘氏與蘭妻潘氏同寢潘氏同衣服給娥甚豐
或一日春携文鉏兼酒詣蘭兄蘭兄既去春沉醉臥於內室蘭
鑒皆符夢言此乃天啓其心志將就戮是夕蘭與春
會群賊畢至聒飲暨諸閤兄既去春沉醉臥於內室蘭
亦露寢于庭小娥潛鑠春於內抽佩刀先斷蘭首呼
號鄰人竝至春驚於內擒獲賊收貨數至千
萬初蘭春有黨數十聒記其名悉擒就戮時潯陽太
守張公善其志行旌表乃得免死時元和十二年
夏歲也復父夫之讐畢歸本里見親屬里中豪族爭
求聘娥誓心不嫁遂剪髮披褐訪道於牛頭山師事
大士尼將律師娥志堅行苦霜春雨薪不倦筋力十

三年四月始獲具戒於泗州開元寺竟以小娥爲法
號不忘本也其年夏月參始歸長安途經泗濱過義寺謁大德尼令操戒新見者數十淨髮新被威儀
雍容列侍師之左右中有一尼問師曰此官豈非洪
州李判官二十三郎者乎師曰然曰使我獲報家仇
得雪宽恤是判官恩德也顧余悲泣余不之識詢訪
其由娥對曰某名小娥頃乞食孀婦也判官時爲
申蘭申春二賊名字豈不忉忉耳余曰初不相記今
即悟也娥因泣具爲記申蘭申春復父夫之仇志願
相畢經營終始艱苦之狀小娥又謂余曰報判官恩
當有日矣豈徒然哉嗟乎余能辨二盜之姓名小娥
又能竟復父夫之讐一訃神道不昧昭然可知小娥厚
貌深辭聰敏踦特鍊指跋足誓求眞如爰自入道衣
無絮帛齋無醯醢非律儀禪理口無所言後數日告
我歸牛頭山扁舟汎淮雲游南國不復再遇君子曰
誓志不捨復父夫之仇節也傭保雜處不知女人貞
也改了之行唯貞與節能終始全之而已如小娥足
以儆天下逆道亂常之心足以觀天下眞夫孝婦之

霍小玉傳

唐 蔣防

大曆中隴西李生名益年二十以進士擢第其明年
拔萃俟試於天宮夏六月望長安舍於新昌里生門
族清華少有才思麗詞佳句時謂無雙先達丈人翕
然推伏每自矜風調思得佳偶博求名妓久而未諧
長安有媒鮑十一娘者故薛駙馬家青衣也折券從
良十餘年矣性便辟巧言語豪家戚里無不經過進
風挾策推爲渠帥常受生誠託厚賂意頗德之經數

行余備詳前事發明隱文暗與實會符於人心知善
不錄非春秋之義故作傳以旌美之

月生方開宴舍之南亭申未間忽聞扣門甚急云是
鮑十一娘至攝衣徙之迎問曰鮑卿今日何故忽然
而來鮑笑曰森姑子作好夢也適有一仙人謫在下
界不遊財貨但慕風流如此色目共十郎相當矣生
聞之驚躍神飛體輕引鮑手且拜且謝曰一生作奴
死亦不辭因問其名居鮑具說曰故霍王小女字小
玉王甚愛之母曰淨持淨持即王之龍婢也王之初
薨諸弟兄以其出自賤庶不甚收錄因分與資財遣
居於外易姓爲鄭氏人亦不知其王女姿質穠艷一
生未見高情逸態事事過人首樂詩書無不通解性
遣某求一好兒郎格調相稱者某具說十郎他亦知
有李十郎名字非常歡愜在在勝業坊古寺曲甫上
東閑宅是也已與他作期約明日午時但至曲頭覓
桂子即得矣鮑既去生便備行計遂令家童秋鴻於
從兄京兆參軍尚公處假青驪駒黃金勒其夕生沐
衣沐浴修飾容儀喜躍交并通夕不寐遲明巾幘引
鏡自照懼不諧也徘徊之間至於亭午遂命駕疾驅
直抵勝業至約之所果見青衣立候迎問曰莫是李

十郎否即下馬令奉入屋底急急鎖門見鮑果從內出來遙笑曰何等兒郎造次入此生調詡未畢引入中門庭間有四櫻桃樹西北懸一鸚鵡籠見生入來鳥語曰李郎入來急下簾者生本性雅淡心牖疑懼忽見鳥語愕然不敢進趑趄巡鮑引淨持下堦相迎延入謝坐年可四十餘綽約多姿談笑甚媚因謂生曰素聞十郎才調風流今又見容儀雅秀名下固無虛士某有一女子雖拙教訓頗色不至醜陋得配君子願爲相宜頻見鮑十一娘說意旨令亦便令永奉箕箒生謝曰鄙拙庸愚不意顧盼儻垂採錄生死爲遂命酒饌即令小玉自堂東閣子中出來生即拜迎但覺一室之中若瓊林玉樹互相照曜轉盼精彩射人既而延坐母側母謂曰汝嘗愛念關簾風動竹疑是故人來即此十郎詩也爾終日吟想何如一見玉乃低鬟微笑細語曰見面不如聞名才子豈能無貌生遽起連拜曰小娘子愛才鄙夫重貌兩好相映才貌相兼母女相顧而笑遂舉酒數巡生起請玉唱歌初不肯母固彊之發聲清亮曲度精奇酒闌及暝徧

引生就西院憩息閑庭遂宇簾幕甚華飾令侍兒
子浣沙與生脫靴解帶須臾玉至言敘温和辭氣
媚解羅衣之際態有餘妍低幃昵枕極甚歡愛生自
以爲巫山洛浦不過也中宵之夜玉忽流涕顧生曰
妾本倡家自知非匹今以色愛託其仁賢但慮一旦
色衰恩移情替使女蘿無託秋扇見捐極嵗之際不
覺悲至生聞之不勝感歎乃引臂替枕徐謂玉曰平
生志願今日獲從粉骨碎身誓不相捨夫人何發此
言請以素縑著之盟約玉因收淚命侍兒櫻桃寨幄
執燭援生筆硯玉管絃之暇雅好詩書篋箱筆硯皆
玉家之舊物遂取綉囊出越姬烏絲欄素叚三尺以
授生生素多才思援筆成章引論山河指誠日月句
句懇切聞之動人誓畢命藏於寶篋之內自爾婉孌
相得若翡翠之在雲路也如此二歲日夜相從其後
年春生以書判拔萃登科授鄭縣主簿至四月將之
官便拜慶於東洛長安親戚多就筵餞時春物尚餘
夏景初麗酒闌賓散離惡縈懷玉謂生曰以君才地
名聲人多景慕願結婚姻固亦衆矣況堂有嚴親室

無家婦君之此去必就佳姻盟約之言徒虛語耳然
妾有短願欲輒指陳永委君心復能聽否生驚惟曰
有何罪過忽發此辭試說所言必當敬奉玉曰妾年
始十八君才二十有二遂君壯室之秋猶有八歲二
生歡愛願畢此期然後妙選高門以求泰晉亦未爲
晚妾使捨棄人事翦髮披緇風昔之願於此足矣生
且媿且感不覺涕流因謂玉曰彼日之誓死生以之
與卿偕老猶恐未愜素志豈敢輒有二三固請不疑
但端居相待至八月必當却到華州尋使奉迎相見
非遠更數日生遂訣別東去到任旬日求假往東都
覲親至家旬日太夫人已與商量表妹盧氏言約已
定太夫人素嚴毅生逡巡不敢辭讓遂就禮謝便有
近期盧亦甲族也嫁女於他門聘財必以百萬爲約
不滿此數義在不行生家素貧事須求丐便托假旅
遠投親知涉歷江淮自秋及夏生自以孤負盟約大
愆期寂不知聞欲斷其望遙託親故不遣漏言玉
自生逾期數訪音信虛詞詭說日日不同博求師巫
遍詢卜筮懷憂抱恨周歲有餘羸卧空閨遂成沈疾

雖生之書題竟絕而玉之相望不移賂遺親知使通消息尋求既切資用屢空往往私令侍婢潛賣衣服玩之物多托於西市寄附鋪侯景先家貨賣曾在侍婢浣沙將紫玉釵一隻請景先家貨之路逢內作老玉工見浣沙所執前來認之曰此釵吾所作也昔歲霍王小女將欲上鬟令我作此酬我萬錢我嘗不忘汝是何人從何而得浣沙曰我小娘子即霍王女也家事破散失身於人夫壻昨向東都更無消息悒悒成疾今欲二年今我賣此賂遺於人使求音信玉工悽然下泣曰貴人男女失機落節一至於此我發年向盡見此盛衰不勝傷感遂引至延先公主宅具言前事公主亦爲之悲歎良久給錢十二萬焉時生所定盧氏女在長安生既畢於聘財還鄭縣其年臘月又請假入城就親潛十靜居不令人通有明經崔允明者生之姨表弟也性甚長厚等歲常與生同飲於鄭氏之室杯盤笑語曾不相間每得生信必誠告玉玉常以薪芻衣服資給於崔崔頗感之生既至崔且以誠告玉玉且數曰天下豈有是事乎遍託親

期多方召致生自以愈期負約又知玉疾候沈綿頗
駭忍割終不肯往晨出暮歸欲以迴避玉日夜涕泣
都忘寢食期一相見竟無因由冤憤益深委頓牀枕
自是長安中稍有知者風流之士共感玉之多情豪
俠之倫皆怒生之薄行時巳三月人多春遊生與同
輩五六人詣崇敬寺翫牡丹花步於西廊遽吟詩句
有京兆韋夏卿者生之密友時亦同行謂生曰風光
甚麗草木榮華傷哉鄭君衙冤空室足下終能弃致
賓是忍人丈夫之心不宜如此足下宜爲思之歎韋
之踧然有一豪士衣輕黃紈衫挾彈風逸俊美衣
服鞍轡唯見一蒼頭
進從後潛行而聽之俄而前
導生曰公非李十郎者乎其族本山東姻連外戚雖
乏丈藻心嘗樂賢仰公聲華常思覿止今日幸會得
覩清揚其之弊居去此不遠亦有聲樂足以娛情妖
姬八九人駿馬十數匹惟公所要但願一過生之儔
輩共聆斯述更相歎美因與豪士策馬同行疾轉數
坊遂至勝業生以近鄭之所止意不欲過便託事旋
欲迴馬首豪士曰弊居卑尺忍相弃乎乃挽挾其馬

牽引而行遷延之間已及鄭曲生神情恍惚勤禮備
迴豪士遽命奴僕數人抱持而進急走推入車門便
令鎖却報云李十郎至也一家驚喜聲聞於外先此
一夕王夢黃衫丈夫抱生來至席使玉脫鞋驚悟而
告母因自悟曰鞋者諧也夫婦再合脫者解也既合
而解亦當永訣由此徵之必遂相見相見之後當死
矣凌晨請母粧梳母以其久病心意惑亂不甚信之
偪勉之間彊爲粧梳才畢而生果至玉泣綿日
久轉側須人忽聞生來欻然自起更衣而出恍若有
神遂與生相見含怒凝視不復有言羸質嬌姿如不
勝致時復掩袂還顧李生感物傷人坐皆歔欷歡洎之
有酒殽數十盤自外而來一坐驚視遽問其故悉是
豪士之所致也因遂陳設相就而坐玉乃側身轉面
斜視生良久遂舉杯酒於地曰我爲女子薄命如斯
君是丈夫負心若此韶顏稚齒飲恨而終慈母在堂
不能供養綺羅絃管從此永休徵痛黃泉皆君所致
李君李君今當永訣我死之後必爲厲鬼使君妻妾
終日不安乃引左手握生臂擲杯於地長慟號哭數

聲而絕母乃舉屍實於生懷令喚之遂不復蘇矣生
爲之縞素旦夕哭泣甚哀將葬之夕生忽見玉繡帷
之中容貌妍麗宛若平生著舊石榴裙紫褖襦紅綠
帔子斜身倚帷手引綉帶顧謂生曰姨君相送尚有
餘情幽冥之中能不感歎言畢遂不復見明日葬於
長安御宿原牛至墓所盡哀而返後月餘就禮於盧
氏儀情底物懽懽不樂夏五月與盧氏偕行歸於鄭
曲第王無何日生方與盧氏寢忽帳外叱叱之聲生驚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劉無雙傳

唐薛調

唐王仙客者建中中朝臣劉震之甥也初仙客父亡與母同歸外氏震有女曰無雙小仙客數歲皆幼稚戲弄相狎震之妻常戲呼仙客爲王郎子如是者凡數歲而震奉孀姊及撫仙客尤至一日王氏姊羙疾重召震約曰我一子之念可知也恨不見婦宦鯨端麗慧聰我深念之與日無令歸勉族我以仙客託孺誠許我瞑目無所恨也震曰姊宜安靜自頤

席便加妬忌或有因而發之者生嘗遊廣陵得名姬曰營十一娘者容態淫媚生甚悅之每相對坐嘗謂營曰我嘗於某處得某姬犯某事我以某法殺之日陳說欲令懼已以肅清閨門出則以所解覆嘗於寐周廻封署歸必詳視然後乃開又嘗一短劒甚利韜謂侍婢曰此信州葛溪鐵唯斷作罪過頭大凡生婦人輒加猜忌至於三娶率皆如初焉

無以他事自挑其姊竟不痊仙客遘疾彌篤
閔思念身世孤孑如此宜求婚娶以廣後嗣無
成矣我舅氏豈以位尊官顯而廢舊約耶於是
抵京師時震爲尚書租庸使門館赫奕冠蓋塡塞
客既覲致於學舍弟子爲伍舅甥之分依然如故但
寂然不聞選取之議又於窻隙間窺見無雙姿質明
豔若神仙中人仙客發狂唯恐姻親之事不諧矣遂
齎囊橐得錢數百萬舅氏舅母左右給使達於厮養
皆厚遺之又因寢設酒饌中門之內皆得入之矣諸
表同處悉敬事之遇舅母生日市新奇以獻雕鏤屢
玉以爲首飾舅母大喜又旬日仙客遣老嫗以求親
之事聞於舅母舅母謂曰是我所願也但當議其事又
數夕有青衣告仙客曰娘子適以觀伺事言於阿郎
阿郎云向前亦未許之頃之嫗複云云恐是參差也仙客
聞之心氣俱喪遲旦不寐悲舅氏之見棄也然奉事
不敢懈怠一日震趨朝至日初出忽然走馬入宅汗
流氣促唯言鑰却大門鑰却大門一家惶駭不測其
由良久乃言涇原兵士反姚令言領兵入含元殿天

子出苑北門百官奔赴行在我以妻女爲念暑疾召仙客與我勾當家事我嫁與爾無雙仙客應命驚喜拜謝乃裝金銀羅錦二十駄謂仙客曰汝昌衣服押領此物出開遠門覓一深隱店安下我以數勇母及無雙出啓夏門遠城續至仙客依所教至邸落城外店中待久不至城門自午後扃鑰南望日暮遂乘驄秉燭遠城至啓夏門門亦鑰守門者不一時白梧或坐或立仙客下馬徐問曰城中有何事如此又問今日有何人出此門者曰朱太尉已作天子午後有一人重戴領婦人四五輩欲出此門街中人皆識云是租庸使劉尚書門司不敢放出近夜追騎至一堵聊回北去也仙客失聲慟哭却歸店三更向盡城門忽開見火炬如晝兵士皆持兵挺刃傳呼斬斫使出城搜城外朝官仙客捨輜騎驚走歸襄陽村居三年後知尅復京闕重經海內無事乃入京訪勇氏消息至新昌南街立馬彷徨之際忽有一人馬前拜熟視之乃舊使蒼頭張鴻也鴻本王家生其勇常使得力遂留之握手垂淚仙客謂鴻曰阿勇阿母安在

鴻云並在興化宅仙客喜極云我便過街去鴻云其已得從良客戶有一小宅子販繒爲業今日已夜郎君且就客戶一宿來早同去未晚遂引至所居飲饌甚備至昏黑乃聞報曰尚書授僞命官與夫人皆處極刑無雙已入掖庭交仙客哀冤號絕感動隣里謂鴻曰四海至廣舉目無親戚未知託身之所又問曰舊家人誰在鴻曰唯無雙所使婢採蘋者今在金吾將軍王遂中宅仙客曰無雙固無見期得見採蘋死亦足矣由是乃刺謁以從姪禮見遂中具道本末願納原價以贖採蘋遂中深見相知感其事而許之仙客稅屋與鴻蘋居塞鴻每言郎君年漸長合求官職悒悒不樂何以遣時仙客感其言以情懇告遂中遂中薦見仙客於京兆尹李齊運齊運以仙客前銜爲富平縣尹知長樂驛累月忽報有使押領內家三十人往園陵以備酒掃宿長樂驛亟申子十乘下訖仙客謂塞鴻曰我聞宮嬪選在掖庭多是衣冠子女我恐無雙在焉汝爲我一窺可乎鴻曰宮嬪數千豈使及無雙仙客曰汝但去人事亦未可定因令塞鴻便

爲驛吏烹茗於簾外仍給錢三千約曰堅守茗具暫捨去忽有所覩即疾報來寒鴻唯唯而去宮人在簾下不可得見之但夜語諠譁而已至夜寒鴻忽聞簾下語曰寒鴻汝爭得知我在此也郎健否言訖嗚咽寒鴻曰不敢輒寐忽聞簾下語曰寒鴻汝爭得知我在此也郎健否言訖嗚咽寒鴻曰郎君見知此驛今日疑娘子在此令寒鴻問候又曰我不久語明日我去後汝於東北舍閣子中紫褥下取書送郎君言訖便去忽聞簾下極鬧云內家中惡中使索湯藥甚急乃無雙也寒鴻疾告仙客仙客驚曰我何得一見寒鴻曰今方修渭橋郎君可假作押橋官車子過橋時近車子立無雙若認得必開簾子當得瞥見耳仙客如其言至第三車子果開簾子見眞無雙也仙客悲感怨慕不勝其情寒鴻於閣子中衝下得書送仙客花牋五幅皆無雙眞跡詞理哀切敘述周盡仙客覽之益恨滯下白此永訣矣其書後云常見敕使說富平縣古押衙人間有心人令能求之否仙客遂申府請解驛務歸本官遂尋訪古押衙閑居於村墅仙客造謁見古生生厥顯必力致之

縣古生忽來謂仙客曰洪一武夫年且老何所用郎君於某竭分察郎君之意將有求於老夫老夫乃一片有心人也感郎君之深恩願粉身以答效仙客拜以實告古生古生仰天以手拍膊數四曰此事大不易然與郎君試求不可朝夕便望仙客拜曰但生前得見豈敢以遲晚爲恨耶半歲無消息一日扣門乃古生送書書云茅山使者過且來此仙客奔馬去見古生生乃無一言又啓使者復云殺却也且喫茶

夜深謂仙客曰宅中有女家人識無雙否仙客以探頭對仙客立取而至古生端相且笑且喜云惜留二五日郎君且歸後累日忽傳說曰有高品過處置園陵宮人仙客心甚異之令塞鴻探所殺者乃無雙也仙客號哭乃歎曰本望古生今死矣爲之奈何旅涕歔欷不能自已是夕更深聞扣門甚急及開門乃古生也領一軀子入謂仙客曰此無雙也今死矣心頭微暖後日當活微灌湯藥切須靜密言訖仙客抱入閤子中獨守之至明遍體有煖氣見仙客哭一聲蓬

絕救療至夜方愈古生又曰誓借塞鴻於生後掘一坑坑稍深抽刀斷塞鴻頭於坑中仙容驚怕古生曰郎君莫怕今日報郎君恩足矣比聞茅山道士有養術其藥服之者立死三日却活某使人專求得一尤昨令探蹟假作中使以無雙逆黨賜此藥令自盡至陵下託以親故百緡贖其屍凡追路郵傳皆厚賂矣必免漏泄茅山使者及舁屍人在野外處置訖老夫為郎亦自刎郎君不得更居此門外有檐子一十人馬五匹絹三百疋五更挈無雙便發變姓名浪跡以避禍言訖舉刀仙客救之頭已落矣遂并屍葢覆訖未明發歷西蜀下峽寓居于渚宮恰不聞京兆之耗乃挈家歸襄鄧別業與無雙偕老矣男女成羣

贊曰人生之契濶會合多矣若罕有斯之比嘗謂古今所無無雙遭亂世籍沒而仙客之志死而不奪卒遇古生之奇法取之寃死者十餘人艱難走寃其後歸故鄉為夫婦五十年何其異哉

唐 張說

隋煬帝之幸江都命司空楊素守西京素驕貴又以時亂天下之權重望崇者莫我若也奢貴自奉禮異人臣每公卿入言賓客上謁未嘗不踞牀而見令美人捧出侍婢羅列頗僭於上未年愈甚無復知所負荷有扶危持顛之心一日衛公李靖以布衣上謁獻奇彙素亦踞見公前揖曰天下方亂英雄競起公爲帝室重臣須以收羅豪傑爲心不宜踞見賓客素飲

容而起謝公與語大悅收其策而退當公之騁辨
一妓有殊色執紅拂立於前獨目公公既去而執拂
者臨軒指吏曰問去者處士第幾住何處公具以對
妓誦而去公歸逆旅其夜五更初忽聞叩門而聲低
者公起問焉乃紫衣戴帽人杖一囊公問誰曰妾楊
家之紅拂妓也公遽延入脫衣去帽乃十八九佳麗
人也素面晝衣而拜公驚答拜曰妾侍楊司空久閱
天下之人多矣無如公者絲蘿非獨生願托喬木故
來奔耳公曰楊司空權重京師如何曰彼屍居餘氣
不足畏也諸妓知其無成去者甚衆矣彼亦不甚逐
也計之詳矣幸無疑焉公曰觀其風鬟貌亦不過十
八九佳麗曰最長觀其肌膚儀狀言辭氣語眞天人也公不自
意獲之愈喜愈懼瞬息萬慮不安而窺戶者無停履
數日亦聞追討之聲意亦非峻乃雄服乘馬排闥而
去將歸太原行次靈石旅舍既設牀爐中烹肉且熟
張氏以髮長委地立梳牀前公方刷馬忽有一人中
形赤髯如虯乘蹇驢而來投革囊於爐前取枕欹臥
看張梳頭公怒甚未決猶觀刷馬張熟視其面一手

映身搖示公令勿怒急急梳頭畢斂衽前問其姓甘
客荅曰姓張對曰妾亦姓張合是妹遽拜之問第幾
曰第三因問妹第幾曰最長遂喜曰今夕幸逢一妹
張氏遥呼李郎且來見三兄公驟拜之遂環坐曰煮
者何肉曰羊肉計已熟矣客曰饑公出市胡餅客抽
腰間匕首切肉共食竟餘肉亂切送驢前食之甚
速客曰觀李郎之行貧士也何以致斯異人曰靖雖
貧亦有心者焉他人見問故不言兄之問則不隱耳
其言其由曰然則將何之曰將避地太原曰然故非
君所致也曰有酒乎曰主人西則酒肆也公取酒一
斗既巡客曰吾有少下酒物李郎能同之乎曰不敢
於是開革囊取一人頭并心肝却頭囊中以匕首切
心而共食之曰此人天下負心者衒之十年今始獲
之吾憾釋矣又曰觀李郎儀形器宇眞丈夫也亦聞
太原有異人乎曰嘗識一人愚謂之眞人也其餘將
帥而已曰何姓曰靖之同姓曰年幾曰僅二十曰今
何爲曰州將之子曰似矣亦須見之李郎能致吾一
見乎曰靖之友劉文靜者與之狎因文靜兄之可也

然兄何爲曰望氣者言太原有奇氣使訪之李郎何
曰到太原靖計之日日達之明日日方曙候我於汾
陽橋言訖乘驢而去其行若飛迴顧已失公與張氏
且驚且喜久之曰烈士不欺人固無長促鞭而行及
期入太原果復相見大喜偕詣劉氏許謂文靜曰有
善相者思見即君請迎之文靖素奇其人一日聞有
客善相遽致使迎之使迴而至不衫不履褐裘而來
神氣揚揚貌與常異虯髯默然居末坐見之心死飲
數杯招靖曰眞天子也公以告劉劉益喜自負既出
虯髯曰吾得十八九矣然須道兄見李郎宜與一妹復
入京某日午時訪我於馬行東酒樓下有此驢及瘦
驢即我與道兄俱在其上矣到即登馬又別而去公
與張氏復應之及期訪焉宛見二乘攬衣登樓虯髯
與一道士方對飲見公驚喜召坐圍飲十數巡曰樓
下櫃中有錢十萬擇一深穩處駐一妹某日復會於
汾陽橋如期至即道士與虯髯已到矣俱謁文靜時
方奕棋起揖而語坐馬文靜飛書迎文皇看碁道士
對奕虯髯與公旁侍焉俄而文皇到來精采驚人長

揖就坐神氣清朗滿坐風生顧盼煒如也道士一見
慘然斂棋子曰此局全輸矣於此失却局哉救無路
矣罷弈請去既出謂虬髯曰此世界非公世界他方
可也勉之勿以爲念因共入京虬髯曰計李郎之程
某日方到到之明日以一妹阿詣某坊曲小宅相
訪李郎相從一妹嫣然如磨欲令新婦祇謁從容無
令前却也言畢叱嗟而去公策馬而歸即到京遂與張
氏同往一小版門子門之有應者拜曰三郎令候李
郎二娘子久矣延入重門門愈壯婢四十人羅列廷
前奴二十人引公入東廳廳之陳設窮極珍異巾箱
粧奩冠鏡首飾之盛非人間之物巾櫛粧飾畢請更
衣衣又珍異既畢傳云三郎來乃虬髯紗帽裼裘而
來亦有龍虎之狀歡然相見催其妻出拜奩亦天人
也四人對饌訖陳女樂列奏其前飲食妓樂若從天
降非人間之曲食畢行酒家人自堂東舁出二十牀
以錦繡帕覆之既陳盡去其帕乃文簿鑰匙耳虬髯
曰此盡寶貨泉貝之數吾之所有悉以充贈何者欲
以此世界求事當戒龍戰三三載建少功業今既有

王在亦何爲太原李氏與英王也三五年內卽當大
平李郎以奇特之才輔清平之王竭心盡善務極人
臣一妹以天人之姿蘊不世之藝從夫之貴以盛軒
裳非一妹不能識李郎非李郎不能遇一妹起陸之
漸際會如期虎嘯風生龍吟雲萃固非偶然也持予
之贈以佐眞王贊功業也勉之哉此後十年當東南
數千里外有異事是吾得事之秋也一妹與李郎可
遽洒東南相賀因命家僮列拜曰李郎一妹是汝王
也言訖與其妻從一奴乘馬而去數步遂不復見公
攜其宅乃爲豪家得以助文皇帝締構之貲遂匿去
下貞觀十年公以左僕射平章事適南蠻入奏曰有
海船千艘甲兵十萬入扶餘國殺其王自立國已定
矣公心知虯髯得事也歸告張氏具衣拜賀遽酒東
南祝拜之乃知眞人之興也由英雄所與況非英雄
者乎人臣之謬思亂者乃螳臂之拒走輪耳我皇家
垂福萬葉豈虛然哉或曰衛公之兵法半乃虯髯所
傳也

右此傳本張燕公謏或曰杜光庭非也其事与唐史不

合史稱大業十四年文皇年六十起義兵而煬帝
幸江都是時文皇甫六齡安得謂僅二十而有天下
相乎若以此事為十二年事則楊素之已久且衛公
之說無疑矣說之豈真時
上焉祖急變豈能識天子塵埃中耶其為子虛烏有
耳顯祕而奇甚矣

明鈔說集第二帙錄此書楊以校正訛脫并補脫一首
第不知為何人筆耳書晴漫志收之

韓仙傳

唐 韓若雲

予大周之韓原人始氏以國秦楚迸滅後有叔遹子
者奔武城遂姓韓氏因契風器遊於海東足成仙
枝蔓蘿蒂牽連不已漢之東西晉之前後史譜已
高宗永徽四年癸丑先祖曰仲卿者刺史江南人
德濟遂家於鄧州之南陽松木焉玄宗天寶壬午大
日先父生有異質既長以孝著名諱曰懸事皇田
應代宗廣德元年癸卯鄉舉大曆二年丁未登

屈覺先父盡大禮襯擡於匡廬之五老峰下十有
得此者位極人臣二十年後有仙者出先父與赴
蕭存築舍於西林寺守墓焉蕭存歷官至郎中悉
延齡不仕歸養於茲明年戊申上元繼祖母賀氏生
叔愈五年庚戌叔三歲而賀母死先父附之先父歷
官起居舍人十二年丁巳五月先父坐元載貶嶺表
既歸南陽叔日記數百言通六經百學建中四年癸
亥朱泚亂先父携叔奔遷部嶺先父爲人善清言有
文章高世江南宣城有別業先父亦就居八月有

徵先父以衰頹不可就因二辭遂爲詘謗不用及部
嶺兵赴復歸苦勵叔以讀典元年甲子登鷹時叔
年十八也貞元元年乙丑謂叔曰吾畜失怙恃吾毋
清河崔氏亦卒汝母生汝即捐而幸成大人矣我年
過半所不盡恨者汝嫂呂氏之不嗣也天欲何爲言
已淚下叔曰弟所得生兄之育也弟之成人兄之教
也弟立身過望兄德勝天矣德必厚福況乖世乎是
其母憂先父稍解七月爲叔娶扶風之竇女焉先父
壽於嶽神之西蒙曰虎榜中鄉闈庭分桂一枝最

雙遂後宸鴈各于飛明年丙寅三月七日甲寅之辰
而吾嬸竇氏忽見丹鶴飛入中庭先父亦見隨入方
舍絕無影迹六月乙未七日庚申之酉而予生特異
天垂吾異地應百祥鄉里有見老鶴翔空者先父以
鶴爲名謂叔曰昔十吾父五老墟地者開府子儀郭
公也謂我有仙者出丁未迄今二十載合其讖矣叔
曰異教也神仙杳茫兄何獨取乎吾聞周孔正世餘
不復知矣未聞以黄老之無君父者可以定天下也
弟每不深恨此輩他日有望必人其人火其書明道
以導盡去其教而後已先父嘿然初蒼梧之野宸濠
峰西北有洞曰皇老東華李公西城王公相傳道羞
合桎神丹予以太素稟質太易賦性太極會形冲冲
寞寞莫可先悟遂托形於胎仙氏時東漢之明帝永
平庚申中秋也西晉惠帝元康九年己未予生二百
有四噓吸踵固輕翮虛靜故獲遠考龍沙起運有仙
者迭出予於皇老洞遇李王二翁在焉予翱翔容與
倏忽漢落穿雲漠舞松風上下於蓁蓁之間是夕也
夕也月影垂鈎織星半落電光羅列於雲津間人籟

家家寒光拂拂露含山草猿抱枯藤二翁對酌童子
捧符一童進朱橘曾酒談及妙旨畧曰人稟先天
於後天雖一草一木莫不皆然但能凹神於外明定
神於內官馳神於空竅知神之舍返神之遊則天地
之精華可收吾神之妙用亦能沉潛以和對谷以應
明而靈靈而神神而至神而又至於身外飛神則得
仙矣西城曰所以謂其能明能靈者何翁曰人物最
關性命者神也生虛則爲氣生濕則爲精生夢則爲
魂生形則爲魄生想則爲意至於胎胞四大莫不同
神而感也於此上安身天地之自然聖神之造化自
得矣談至東方欲白天景漸收欲明高可丈許予聞
之心竅洞明長唳數聲翁不覺失聲曰是兒悟矣悟
矣予得領微旨即以神神之道治於洞口仙翁去矣
香風閒閒瀑布乍響洞烟裊裊梅魂如恍予饑茹渴
吸自擔清賞時有蒼猿公玄元丈人寓焉遂爲誓好
然山裒峰岝雲深樹合雖老樵熟獵無能見者唐貞
元之元乙丑又四百八十六年矣
上帝若曰延康立極赤明開圖仙當用萬原福神

用救汝無量大通神香仙卿呂嵒遍訪塵寰庶
品以佐
太上無爲元元至化惟卿勿怠如勑恪行
純陽翁遂飛扉八都無地不涉忽一日慨於蒼稻之
陽子已洞識矣予更名氷壑老人與玄元丈人共
焉翁固知之僞問曰子何人耶予口致詞曰山林老
隱端悟性宗幸値三生何逢仙聖雖飲松流啖雲實
獨甘恬苦願剖氷壺開玉藏發我盲聾是爲野人之
至望翁笑曰子野則野矣人或未然姑試子遂示
曰兩口談玄并是虛山高下品亦非居洞前猿初
年計濱海蓬萊總不如其意諭以蒼梧雖美塊中
不若蓬萊之能久居而其中微示以呂嵒洞窟宇
猿初不悟也遂輕之予跪進曰公非純陽呂翁耶
曰子言是也可教遂以鉄丸三枚命曰二子服之可
立死而化於人道予將度汝爲仙猿畏拒之予欣援
而次第吞之但覺神凌至虛翁乘之而起猿哀號不
已予再瀆之翁曰子仙緣猶隔一世耳托質於人吾
當再度汝矣飄飄而上越東海入方丈之頂見真

翁曰美則美矣恨毛團耳可更其身當時土城送唐國之松水投予於呂母之翁送之翁領予神逕抵唐國之松水投予於呂母之懷囑予曰汝勿言吾來視汝遂降生焉益吾母乃翁之從孫也未幾先父與叔棲扶風竇館次年丁卯苦疫先父卒於八月十二死經時復起索書囑叔曰賀母生伊亦此時我於此生獨堅持今朝長歎歸乎歟維汝憐孤立我兒叔曰分內事也兄倘憂耶視弟爲不義耶遂嚙指爲誓先父揮淚而逝時人有議叔傷遺體者叔曰不然兄何嘆安耶聞者皆歎服叔慟雙將絕親隣百計慰問遂上山陽野雲葬焉益以匡廬之遠故也叔侍先母以母道晨夕問寢先母頗識字句亦嘗勸學貞元五年己巳先母亦歿時予年四歲叔儀慈色尚可記十之二予抱負宿興皆委於叔也八年予七歲矣然猶記翁不言之囑終不呼一字叔不悅曰是兒痴物也寧聲耶篤靈耶何日得清爽耶強笑而負之遂爽爲小字十年甲戌叔舉進士歸予喜失聲曰叔歸矣予叔母趨視果然與叔大以爲樂是夜恍惚瞢矇次辰遂瘖不能出一聲但哭晚而已

叔求之百計莫可瘳午睡正庭忽有道人貴家裝至
來謁謂能發我聲益呂翁也叔喜禮予與視翁笑曰
而忘予勿言之訓耶予遂能言次年乙亥叔議陽
罪遂爲予名曰可名湘可字淸夫他日當爲我方外
弟子叔人誕之叱之山予不覺律管發輝答曰有罪有
城作爭臣論拜御史大夫十四年戊寅大夫孟東野
張籍叔友也媒於東閣學士林圭國甫之女於予而
娶之女善談詠小宇蘆芳子年少不喜女容近之則
自慨終不一與予十三歲矣叔曰以經史爲訓予頗
敏擇頴上先生師焉先生死予舍於家叔親教之四
月十四壬申呂翁變名宮無上謁叔談及羣書百家
無不熟猶叔延三宿大以爲奇遂命館側予師之旣
居晝則訓予修身治國之道夜則授予內錬童眞之
道予深信之翁曰修身可人爵而老死迷眞修眞可
登仙而長生不朽二者不可並學子欲何擇予曰貴
不可久仙願學焉翁喜而教之然蒼梧之事予皆忘
矣未幾爲叔宴集時堦下有匠者用銅錢汁補鐵甕
者時翰林虞公命予對曰銅鏹補鐵甕予對曰鉛汞

合金丹座上皆詫叔曰汝何以知之予曰師敬之生夜夜教公子以神仙之事言未已侍兒進曰官先生曰吾兒儒外之習吾不之講叔愈怒撻予索翁責之翁笑而去囑予曰子能憶始吾以汝爲高士也禮之汝敢以惑世誣民之事以搖其心卽速去勿致辱耳翁笑而去囑予曰子能憶昔蒼梧之苦當來終南之碧雲峯求我去此三百里子不惜則一大失矣予日夜慕之甚於父母中宵不能得予道經鄜南峯老嫗亦遁叔嚎泣大索三月不見予始去益翁一試也乃一宿嫗惑予以美女予力却之彼策杖而逼予終不伏天曉則茅屋嫗女皆不見予始去益翁一試也乃過太白嶺下是時聞有虛言叔覓官追者不敢晝行是夜月明當空忽見前林密處燈火交遝予趨進則白骨叢雜有一厲鬼執予曰子非韓爽乎予跪曰是也鬼曰子父母得汝而亡子叔俯汝而生恨不汝撫天破浪以光世代子欲逃何地卽汝不肯子也予得而食之予曰我所以逃者宮仙人之教也鬼曰宮僊人妖士也汝聽其惑汝父令我先食之矣予曰宮僊人教我以善既死我已捨心事彼我亦當死以報

耳請食之鬼曰汝歸去吾或可恕予曰有死不
已鬼曰吾去喚同輩來當分食汝言已不見予奔逸
翁二試也入長業坡道見一布裹予開視之烹羊蹄
一具酒一壺時予甚饑思必有主坐守之少焉一婦
遠哭而來予遁之拜謝而去即不見蓋翁三試也轉
沙溝界予餒甚坐石下有二夫逐豕見予曰子爲我
守此豕片時我有遺豕往尋之復遺予以熟食予飽
而飽二夫去中餉不至有一虎自叢莽中出欲搏豕
予曰受人之托而爲汝搏是不忠也願自代因納豕
於橐刺中而身當之虎囘首大吼遂入嵓穴莫知所
之少焉二夫長笑而來奉豕而去蓋翁四試也予前
不十里路岐甚忽有農夫問以逆路不覺迯至扶風
柳林有丐者深酗酒極醉當於要路詈罵千百以至
萬計予不敢答索予錢予囊與之又索米予止二
升一合並與之方稍解而去蓋翁五試也既達終南
界問碧雲峰於樵人時一龐樵甚醜答予曰子欲訪
誰耶予曰宮先生耳曰宮先生吾故識也始以美名
重世人皆畏之既而久居大蕊不爲也因淫盜無

人不與食今將死矣子訪何益彼不死吾輩救難
官以誅耳子勿貽池魚之禍速去之予曰子此來欲
見後可雖有禍願爲之死彼曰子非智士也去去
彼可於紅樹下蔡中求之言已而去數步復回顧予
曰惜哉此子送命九泉也予雖信之心終不退進山
壑極險攀緣而上蓋翁六試也已而挽烟蘿步觔石
廻紆苔草涉壓蒲蘆雖狼窮虎止之地無不經涉畢
見盤陰之下有紅樹焉蓋老楓也下得一破茅舍遠
睨烟火微出予手分刺蓽而入則破壁敗爐藤榻石
枕先生弱瘦不可目視雙眸不開釜有殘豆羹有
破書半卷視之命書也先生狂呼大哭不省人故子
再三喚之先生曰汝鬼耶取我耶予拜泣曰弟子湘
也自先生教我而來如忘父母今日帶月披霜未遑
險夷求見先生以復昔約先生何外我耶先生曰我
記之矣我先以文學有罪於世而遁既而衣食不給
復肆張於汝叔而復以妄言誘汝以至今日老天能
我受此苦者正此報也子可回勿候青芳光景也我
頭下有金二餅可供歸費子歸可薦我於九泉下兒

此地虎狼交雜蛇虺出入雖一薪一汲必逢百度子
不可久予曰弟子此遇心方得已雖虎蛇食喙甘若
不辭先生昔爲我師今日甚見先生困懲而離食飲
不爲也願以死同先生泣曰子今日好心矣我死何
以報之予曰先生但安心以自保耳三日後先生謂
予曰我思泉水子往求之予遂去山壑之下群草交
翠密封湍流于方就汲忽一蛇長計丈許盤旋張口
如箕欲相啖狀予跪祝曰人世萬物必有靈識我師
得罪天地以致疾疢思飲甘泉命之於我我以委身
師事敢不忠謹子能我傷將賜我水以周師急我必
返身任汝啖也言已蛇蜿蜒蜿蜒折草蔓皆伏威聲如
風灌耳而去蓋翁七試也得水而歸先生飲之遽起
而大笑曰子非下品人也吾非宮無上也宮字無上
呂也吾初唐之洞窟也七度試子皆合天格子可教
矣遂引予出舍不二里山景異常指一峰巒曰此第
雲峰也一喝而白壁開曳予視即如王宮帝闕金紫
交映彤碧混合如白晝焉少焉二童曰翁待師父矣
携入大殿下一翁居上環目方面高冠坐首先生曰

此東華李公也吾昔年事汝知否予都不悟先生
再拜東華翁曰可取飲飲之少頃童進醴予飲之凡
骨皆寒先二世事無不記憶方再拜曰一迷不覺十
四載矣翁笑而納之時貞元十五年八月中秋也予
年十有四翁復引予謁雲房鍾離翁西城王翁火龍
鄭翁而授予以道越一百二十有四日而成道予謁
上帝帝曰子來授汝開元演法大闡教化普濟仙卿
予謝而退遊蓬島但見琳宮貝闕天影彩霞自然吟
咏仙侶徘徊誠所謂試向崑崙巔上望十二樓臺無
處尋也三十日復召謂曰卿叔韓愈乃吾仙甫冲和
後身也微過謫世子何不往度乎予遂領旨而下則
山川變態人物流移恍然腥塵中耳永貞元年乙酉
因叔先十四年言旱譏罪於德宗黜爲山陽令次年
取歸經湖南遊衡山宿二日雲房純陽翁更爲二道
士勸叔曰人世轉九命數飛燕光陰不可得美官不
可久公胡不相將猿鶴久世以長生耶叔叱之曰何
物妖士敢興蠱語二翁遁之元和五年進官河南力
西令轉國子博士十年乙未叔爲考功郎中知制誥

十二年丁酉憲宗正旦朝賀留宰相裴度妻父韋
及叔宴之問曰今歲豐儉若何叔失對曰儉上曰
以知之叔曰去冬無雪故知儉上曰可禱乎叔曰人
主至誠熒惑失度尚從之況雪乎時諷諫耳不意憲
宗出旨遂的限於叔三日精禱致雪叔大惶措予喜
曰叔可度矣時高第百餘日肆雖黃老氏之教言必
深惡予遂出榜擔頭曰賣風雲雨雪市夫訝予妄報
於叔叔收予已異形叔不能識詰之曰上以年歉
預禱雪以示豐汝何人耶敢言慢乎敢曰賣乎誠
掌胡盧而笑曰人以爲難吾身中先天坎離太極混
合乾坤尚可顛倒況後天之雨雪乎叔曰汝可祈則
爲我試予曰諾索酒大醉遂登壇半日驟雲漫野寒
氣侵骨天光一合六出立降深可尺許裴張諸公大
以爲異叔謬曰人君至誠人臣至專所爲耳豈一道
士之力耶衆皆不服其論予大笑而退是日拜刑部
侍郎宴賀予謁之始也善待既而接待中微語勸以
急流之說叔果大怒而斥之予曰神仙有變化之
公不可爲泛叔曰汝能盡一杯之酒能賓諸公醉

子曰甚易耳公當隨我叔曰汝爲之予遂取所佩
盛酒可一寸高可寸許盛酒半杯即滿因而遍賜
之凡三十人各記三十盃中宵不竭衆皆駭叔曰
民間漏酒法也叔復曰汝可召二妓飲舞乎予曰
易予面空召之仙妓立降衆又異叔曰幻術也叔
可召鶴乎予即召鶴下舞尋化爲羊口出歌歌其
無過勸叔之修省也叔皆以爲幻予大言曰公狀
大子即貴極人臣尚不知遺禍而早退一旦誅戮
塵千里凍餒而死妻子榮祿可復得耶叔大怒叱
出次日復謁則已重門鎖鑰不可入矣予飛空而入
至中窗而下衆皆驚叔曰何來予曰上壽耶叔曰何
貺予曰金蓮耳遂索火一笙予投以卅少頃蓮花大
發高可三尺碧盤寶華膴不一具中一葉自然成五
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叔視之曰此
何語也予曰公遭誅竄瓜可當驗之叔大忌之靴予僕
予立書曰供狀列仙年甲不具生於松水長入蓬萊
三台護生五岳全體身朝元始出入雲衢兼東華爲
主歸鍾呂爲師丹藥度奉黎跨鶴遊海島四仙侍

險命入刑囚暫假下瑶池扳救來鄉貫一報前生
謁祖宗今承供審大羅天甫開元演法大闡教化普
濟仙卿松水昌黎郡仲卿嫡孫清夫謹狀叔再三觀
之不覺淚下子遂示以原形叔大哭曰子何風顛如
是耶吾慕汝念汝如汝碎中心子何忍心耶子曰姪
上朝天帝令爲仙宰思叔之德慮叔之難特相援耳
叔曰汝勿妄言既而見寶母則蒼顏矣而子妻尚在
子不之顧諸公爲之大慶一日叔誕時上元也子捧
蟠桃一枚爲壽衆爲奇遇叔曰此冬桃耳善藏者歲
留之何異子知不可度呈以詩曰壽山雲水窟此地
是吾家寶鼎藏金虎元田養白鴉一瓢藏世界三尺
斬妖邪解造逸巡酒能開頃刻花有人如效此同往
訪仙葩叔曰子去家二十年尚荒凉貧窶如是而更
復誘我耶百計諭之終不就子留詩於壁曰我欲隨
公去千言固不從藍關雪深處來歲更相逢叔覽之
揮泣而罷十三年戊戌叔進吏部侍郎時鳳翔寺僧
有佛指骨放光上遣中使迎之叔面諍之上不聽
朝次年骨至上留禁中二月送諸寺人皆大惑叔未

諫數百言陳梁武故事上怒收欲誅之宰相裴度
群林圭爲言乃貶潮之刺史叔別家往官極藍關秦
嶺正值大雪馬懼於道從者二人皆遁去叔獨無將
待死而已子目雪見之叔號呼百狀悲喜交集始曰
子先言誠有驗矣予迷耳遂成完詩曰一封朝奏九
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本爲聖朝除弊政豈知衰朽
喪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
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予勸曰叔今上不得於
君王中[illegible]於相禰下不及於妻子近有頴於千金
軀正此可隨姪以效長生耳叔曰君命謫潮子當徇
旬事命力不足死亦理順而欲我隨遁是逐君怒逐
君怒是不忠縱仙可學安可成乎予有死而已汝勿
言況君限有罪於家汝嬸母置何地耶予囊有糈可
旬日待雪霽乞諸郵驛耳予感其忠請命於帝帝
曰卿當隨事可緩化之予得旨遂謂叔曰可携姓往
乎叔曰此過望也越七日過嶺予爲之買蹇僕而行
逾月入潮訟政之間予有神識叔得振威二廣溪有
鱷魚食人及畜叔作文以祭予勑神殺之懸首以示

民大奇叔方知敬於子也子曰以勇退爲勤叔曰但得歸見宗祖卽當隨侍任所之耳子曰不然歷士來者報叔舊德也方今吾叔窮極叔尙不知從祖歸有妻子之私何言及此叔曰子負今日語天當誅雖冷日之潮陽亦不可得子信之不更瑣常教之導引禦瘴復教之守神叔從之穆宗立長慶元年吾叔徙叔於袁州予隨去時袁有盜群百哨於山林占二縣民奔之予議叔收叔失策子曰易也予雪夜獨騎仗劒入巢際賊遥見大懼予命神吏縛之首者三人餘皆縱其散遁救民萬計叔得功觀察王公表之二年召歸叔過匡廬之五老峰謁祖墓經蕭存舊址存初與先父共廬於茲字伯誠隱此而死叔少爲所俯存有子蚤死稼女蕭小貞出家爲尼於西林有女能傳業伯道無兒可保家今日匡山過舊隱空叔訪之號泗終日勸其復俗終不就因遺金貳拾兩將衰淚洒烟霞予進曰此女可度之叔曰能乎予遂於家立其孫凌漢焉叔見小貞之操題其壁曰中郎贈藥一粒曰汝孝敬可重吾叔吾父汝父所愛吾叔

報汝以此也女再拜而退是夕服之神思稍爽見神
神謂曰韓相公姪非人也見位天仙也汝可師之次
辰女羅地而告曰妾父之死妾獨捐生欲報至恩故
假於釋今者吾師大仙也願度頑形願補陋濁乎縣
之遂以丹飼之是夕化叔泣而瘞之予因送於龜臺
金母易名瓊瓊侍衛以長生焉朝見拜閎子祭酒叔
已皓首矣始見家族子婁已卒於元和十五庚子矣
叔二子源滾滾死明年勸之叔曰神僊可嘯手於功
名乎予曰何難叔曰子欲我從遊但能取進士予頷

服之予曰諾叔遂薦予於太學明年甲辰予以天馬
長門泰階三賦登栢耆榜列名十二予不仕詭以風
症上疏辭曰臣以猥木得薦天匠危棟旣俾疲癃忽
作思輔神綏永膺台化天命止在空苦微軀臣松木
有尺壑可保勞頓乞恩歸祿以藏筋骨無任感躍上
宣旨曰卿以雋英作朕高柱艾年微困何致重辭命
諸方藥以瘳肺腑卿其尚忠勉進針石是爲朕快醫
工來治予示以死脉果復命上遂允歸叔始誠信五
月拜吏部侍郎得復舊爵時蒼梧之玄元丈人已生

於霸陵西村朱氏年三十呂翁遊五臺來爲貧道
乞食於家朱氏名拾得敬之飲餘翁命之飲遂啜之
翁復以劍囊寄之出舍遺金二餅彼遂封之翁至而
還翁領之過澧水悞墜劒於深波命取之彼即捨生
以赴未及中流而劒自浮隨新豐翁醉甚逐之跪而
不去既而引劒欲殺之亦不去幷無逆色翁方解翁
過溼水道見一乞兒索食翁撻之即死尋又一丐者
來見之即畏翁以償翁不辭謂拾得曰子可歸吾就
死矣彼嚎哭曰撻之者我也汝何以誣我師耶遂扳
劒自刎翁大喝一聲二乞兒俱不見謂曰子可教遂
相持而來京師之長安門見予曰子何久於風塵耶
予曰盡在三日翁曰是兒汝友也當於藍關可並度
之予諾翁去留拾得於藍關之九曲溪洞曰子待七
日子師至矣予師是夜
元寒舰穿櫺燈清籟靜絕
帳梅花槐風竹戛清入兩耳時有孤鶴倚苔斷琴在
壁與叔寢於書屋再諭之曰上帝以叔仙根道骨昔
者命姪徃度叔堅不從故有大患今叔大事已矣湯
陽叔之親誓又完矣何不去之叔曰仙人不常見吾

老死於鄉黨足矣吾恐朽骨不可長修衰氣不可
世弃於山野死無名也姪有至諒幸爲我思予曰
隨叔有年叔猶不知耶姪之大道可以窮桑田朽山
嶽竭海源雖日月更變不致敗此身也叔如不學恐
貽譴於天天必加誅又豈憲宗之法耶叔曰易則易
矣何物色可隱去耶予遂以竹杖化叔之形了無一
缺死臥於席叔遂隨遁予飼以飛舉之藥風騰於蒼
闕之巔安之仙景相與拾得爲友而復命於帝帝曰
卿可度之予歸詭號雙目爲叔之師予問曰汝思家
耶叔曰已脫業舍委身大道復何思耶予又曰忍汝
姪耶叔曰聽命在師思彼何益予遂授以至道百日
而神識洞達始有冲和之悟時長慶四年甲辰冬十
一月也叔年五十有七予年三十有九其家見其死
源弟尚幼門人李漢隴西人也奏叔屍假於鄉土瘞
其忠祿其子源追贈禮部尚書昌黎伯誼曰文予方
蛻其舍於終南飛其神於衡嶽之耿上詔之始入太
清而拾得道亦就隨去　帝曰子功成矣向何遁耶
不贅叔於上仙列遣予送於崑崙爲使焉叔方大悅

予復奏舉祖考皆允取予之父母前七代予後一
皆附以太陰鍊形之妙皆入崑崙予相繼送之而去
拾得命爲神霄仙伯焉

晉 法顯

帛圖澄西域人也本姓帛氏少出家誦經數百萬言
以晉永嘉四年來洛陽志弘大法善念神呪能役使
鬼物以麻油雜煙灰塗掌千里外事皆徹見掌中如
對面焉亦能令潔齋者見又聽鈴音以言事無不効
驗欲于洛陽立寺值劉曜亂不果乃潛身草野以觀
世變時石勒屯兵葛陂專以殺戮爲威沙門遇害者
甚衆澄欲以道化勒于是杖策到軍門勒大將郭黑

略素奉法澄即投止略家略從受五戒崇弟子之禮後從勤征伐輒預赴勝負勤疑而問之略曰將軍天挺神武幽靈所助有一沙門術智非常前後所白皆其言也勤喜曰天賜也召澄問曰佛道有何靈驗澄知勤不達深理正可以道德爲教因言曰至道雖遠亦可以近事爲證即取器盛水燒香呪之須臾生青蓮華光色曜目勤由此信伏澄因進諫勤甚悅之凡應被誅殘蒙其益者十有八九于是中州之胡皆願奉佛勤欲試澄夜寘鬼胃不甲執刃而坐遣人告澄云夜寒不知大將軍所在使人始至未及有言澄遥問曰平居無寃何故夜嚴勤益敬之勤後因忿欲害諸道士并欲苦澄澄乃避至黑峪舍語弟子曰若將軍使至問吾所在者報云不知所之使人尋至覓澄不得使還報勤勤寤曰吾有惡意向聖人聖人捨我去矣通夜不寐思欲見澄澄知勤意悔明旦造勤勤曰昨夜何行澄曰公有怒心昨故權避公今改意是以敢來勤大笑曰道人謬耳鮮卑段末波攻勤其衆甚盛勤懼問澄澄曰昨日寺鈴鳴云明旦食時當擒段

未波與勒登城望波軍不見前後失色曰豈可獲是公安我辭耳澄曰已獲波矣時城北伏兵出遇波軍之澄勸勒宵波遣還本國勒從之卒獲其用劉曜真洛陽勒欲自往拒曜內外僚佐罷諫勒以訪澄澄曰相輪鈴音云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禿當此羯語也秀支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伏兵處也劬禿當掇也此言軍出捉得曜也勒乃留長子石弘共澄鎮襄國自率中軍步騎直指洛城兩陣纔交曜軍大潰曜馬沒水中石堪生擒之送勒澄時以物塗掌觀之見有大衆中縛一人朱綵約其肘因以告弘當爾之時正生擒曜也勒乃僭稱趙天王行皇帝事改元建平事澄益篤時石葱叛其年澄戒勒曰今年葱中有蠱食必害人勒頷告境內愼無食葱到八月石葱果走勒益加尊重有事必諮而後行號大和尚石虎有子名斌勒以爲子愛之甚重忽暴病亡已涉二日勒曰朕聞號太子死扁鵲能生大和尚國之神人可急往告必能致福澄乃取楊枝呪之須臾能起有頃平復由是勒諸雜子多在佛寺中養之建平四年四月無風而塔上

一鈴獨鳴澄謂衆曰鈴音云國有大喪不出今年是
是歲七月勒死太子弘襲位少時虎魄弘自立悉
于鄴改元建武傾心事澄又重于勒乃下書曰和尚
國之大寶榮爵不加高祿不受榮祿匪須何以旌德
從此已往宜衣以綾錦乘以雕輦朝會之日和尚升
殿常侍已下悉助舉舁太子諸公扶輦而上主者唱
大和尚衆座皆起以彰其尊又勑司空李農旦夕親
問太子諸公五日一朝表朕敬焉澄弟子法常兆至
冀國弟子法佐從冀國還相遇在梁塞城下共宿對
車夜談言及和尚比旦各去法佐至始入覲澄澄迎
笑曰昨夜爾與法常交車共說汝師邛先民有言不
曰敬乎幽而不改不曰慎乎獨而不怠佐愕然愧懼
于是國人每共相語曰莫起惡心和尚知汝及澄之
所在無敢向其方面澄嗜好漸嗜便利者郭黑喀將兵征長
安北山羌墮羌伏中時澄在堂上坐弟子法常在傍
廐忽慘然改容曰郭公陷狄令衆生呪願澄又自呪
願須臾更曰若東南出者活餘向則困復更呪願有
頃曰脫矣後月餘日暮黑喀還說羌圍中東南走馬者

正遇帳下人推馬與之養免推驗日時正澄呪願畢
也後晉軍出淮泗龍北兖城皆被侵逼三方告急人
情危擾虎乃嘆曰奉佛而致寇佛無神矣澄明旦請
虎曰王過世經爲大商主至罽賓寺嘗供大會中有
六十羅漢吾此身亦預斯會今王爲王豈非福耶雖
場軍寇國之常耳何爲怨訪三寶夜興毒念乎虎乃
信悟跪而謝焉虎常問澄佛法不殺朕爲天下之主
非刑殺無以肅清海內既違戒殺生雖復事佛誰獲
福耶澄曰帝王事佛當在體恭心順顯揚三寶至于
有罪不得不殺有惡不得不刑但當裁可殺刑可剸
不能盡從而爲益不少虎于臨漳修治舊塔少承露
盤澄曰臨淄城內有古阿育王塔地中有承露盤及
佛像其上林木茂盛可掘取之即畫圖與使依言掘
取果得盤像黃河中舊不生龜忽得一以獻虎澄見
而歎曰桓溫其入河不久溫字元子後果如言也虎
嘗晝寢夢見羣羊負魚從東北來寤以訪澄澄曰不
祥也鮮卑其有中原乎慕容氏後果都之建武十四

年七月石宣石韜將圖相殺宣時到寺與澄同坐
圖一鈴獨鳴澄謂宣曰解鈴音乎鈴云胡于洛度宣
變色曰是何言與澄謬曰老胡爲道不能山居無言
重茵美服豈非洛度乎石韜後至澄熟視良久韜懼
而問澄澄曰怪公血臭故相視耳至八月澄使弟子
十人齋于別室澄時整入東閣虎與后杜氏閒訊澄
曰朕下有賊不出十日自佛圖以西北殿以東當有
流血慎勿東行也杜后曰和尚耄耶何處有賊澄卽
易諦云六情所受皆悉是賊後二日宣果遣人害韜
于佛寺中欲因虎臨喪仍行大逆虎以澄先戒故獲
免及宣事發破收澄諫虎曰既是陛下之子何爲重
韜耶陛下若忿怒加慈者尚可六十餘歲如必誅之
宣當爲彗星下掃鄴宮也虎不從以鐵鏁穿宣領積
薪焚之收其官屬三百餘人皆車裂支解投之漳河
後月餘日有一妖馬毛尾皆有燒狀入中陽門出顯
陽門走向東北俄爾不見澄聞而歎曰災期及矣至
十一月虎大饗羣臣于太武前殿澄吟曰殿乎殿乎
赫乎成林將墟人永虎
令發殿石下視之有棘生焉

澄還寺視佛像曰悵恨不得就嚴獨語曰得三年甘
自荅不得不得又曰得二年一年百日一月乎自荅
不得乃無復言還房謂弟子法祚曰戊申歲禍亂萌
已兆石氏當滅吾及其未亂先從化矣卽遣人與
重行令德肯無意苟業操無虧雖亡若在違而獲延
虎辭虎愴然卽自出至寺而慰諭焉澄謂虎曰夫道
非其所願今意未盡者以國家心存佛理奉法無吝
彌斯德也宜享休神而布政猛烈終無佛佑若降心
易慮惠此下民則國祚延長汲無遺恨虎悲動嗚咽
知其必逝卽爲鑿壙營墳至十二月八日辛丑鄴宮
寺春秋一百一十七年矣俄而衆犢作亂明年虎死
冉閔篡戮石種都盡閔小字棘奴澄先所謂棘子成
林者也澄左乳旁先有一孔圍四五寸通徹腹內有
時光從中出或以絮塞孔夜欲讀書輒拔絮則一室
洞明又齋日輒至水邊引腸洗之還復內中澄身長
八尺風姿甚美妙解深經旁通世論講說之日正標
宗旨便始末文言昭然可了加復慈洽蒼生拯救危
苦二石亮强虐害非道若不以興澄同日就可言哉

但百姓蒙益日用而不知耳澄死之日有人見澄于流沙虎疑其不死因發墓開棺視之唯見一石虎曰石者朕也師葬我而去矣未幾虎死

劒俠傳

唐

老人化猿

越王問范蠡手劒之術蠡曰臣聞趙有處女國人稱之願王問之於是王乃請女女將見王道逢老人自稱袁公袁公問女曰聞女善爲劒願得一觀之女曰妾不敢有所隱也惟公所試公卽挽林杪之竹似梯撓末拆地女接取其末公攀其本而劒女女因乘其擊之公卽飛上樹化爲白猿

車中女子

唐開元中吳郡士人入京應舉經至涼州旅舍二少年著大麻布衫揖士人而過色甚恭參并詣士人謂誤識也後數日又逢二人謂曰公道此兇險得主矣今日方欲奉送邊遠相遇實獲我心揖請便行士人雖甚疑怪然強隨之抵數坊于東市一小門內有臨路店數間相與直入舍宇極整二人引士升堂列遊甚盛二人與客據繩床對坐更有數少年廁非謹數數出門若伺貴客及午後方 云至矣聞一車直門來數少年擁後直至當進乃一鈿車捲簾見女子從車中出年可十七八容色甚佳梳滿鬢衣素二人羅拜女不答士人拜之女乃拜遂揖客入升牀當席而坐諸少年皆列坐兩旁陳以品味饌至精潔酒數巡女子捧盃問曰久聞君有妙技今煩一習儒經絃管歌聲實未曾學女曰所習非是也君若奉屈喜得展見可乎士人遜謝曰自幼所恩之先所能者何事客又沉恩良久曰某爲學堂生著靴於壁上行得數步女曰然矣請君試之士乃

行無疲止不數步而
諸少年各爭呈技俱
手攜杖予行者爭趨
拱手驚罹不知所措
安又數日途中復見
之至明日聞宮苑中
馱物者驗問馬主遂
自後推之倒落深坑
時見繩垂一器食
去涉夜悲恍之極忽見一物如鳥飛下覺至身乃人
也以手撫士曰許甚驚怕然甚在無慮也聽其聲
向女子也云若君出矣以絹重縛士人胸膊訖以絹
頭繫女身聳然飛出宮城去門數十里乃下云君且
歸江淮求仕之討望伺他日士人幸脫大獄乞食而
歸後竟不敢求名遂卒

僧俠

唐建中初士人韋氏參汝州中路逢一僧因與
饒言論頗洽日將夕俯指蘇謂曰此叢墨是貧道

若郎君能顧乎此人許之因令隊前先行僧即最後
從者供帳具食行十餘里不至韋生問之即指一林
煙曰此是矣及至又前進時已昏夜韋生疑之意
善彈乃密於靴中取弓即彈懷銅丸十餘方責僧曰
第子有程期道偶貪止人清論勉副相邀今已行二
十里不至何也乃彈之僧正中其腦僧初若不覺北
五發必中僧始捫中處徐曰郎君莫惡作劇韋駭之
無可奈何亦不復彈良久至一莊聖數十人列炬
出迎僧延韋生廳中笑曰郎君勿憂因謂左右夫
人筆處如法無復曰郎君且自慰安之即就此也
生見妻女別在一處供帳甚盛相顧涕泣即就僧僧
請卿韋生手曰貧道盜也本無好意不知郎君藝若
此非貧道亦不支也今日固已無他幸不疑耳道衆
貧道所中郎君彈悉在乃舉手搦腦後五丸墜焉有
頃布筵具燕犒生劉刀子寸餘以棄餅環之揮韋
生就坐復曰貧道有義弟數人欲令謁見言已朱衣
巨帶者五六輩列於階前僧叱曰拜郎君汝等向退
郎君則成塵粉也食畢僧曰貧道為此等向今退

欲改前非不幸有一子被過老僧幸爲我斷之乃呼
飛飛出參郎君飛飛年纔十六七碧衣長袖皮肉如
膩僧曰向後堂待郎君僧仍授韋一劒及五九且曰
乞郎君盡藝殺之無爲老僧累也引韋入一堂中乃
反鎖之堂中四隅明燈而俟飛飛當堂執一短鞭韋
引彈意必中九巳敲落不覺躍在梁上循壁虛躡若
猱玃飛九盡不復中韋乃運劒逐之飛飛倏忽閉
門去韋身不尺韋斷鞭數節竟不能傷僧久乃開
門韋與老僧除得害乎韋具言之僧悵然顧飛飛
郎君證成汝爲賊也知復如何僧終夜與韋論劒法
弧矢之事天將曉僧送韋路口贈絹百疋垂泣而別

京西店老人

唐韋行規自言少時遊京西暮止店中更欲前進店
有老人方工作謂曰客勿夜行此中多盜韋曰某挾
心弧矢無所患也因行數十里天黑有人起草中尾
之韋叱不應連發矢中之復不退矢盡韋懼奔馬有
頃風雷總至韋下馬負一大樹見空中有電光相逐
如鞠杖勢漸逼樹杪規乃拄鵰矢勢空忽合拜謝

電光漸高而滅風雷亦息章願大勳爰修重表
已失遂迈前店見老人方籠桶事意其異人遽拜
且謝老人笑曰客勿特弓矢須知劍術可事人章
指鞭馱言却領取事相試耳又出桶板一片事之
箭悉中其上韋請役為承事不許微露擊劒事章
得一二焉

蘭陵老人

唐黎幹為京兆尹時曾江堂龍新雨親者數千拳
獨有老人植杖不避幹怒杖之如擊鞔聿掉脊而
黎疑其非常人命坊老卒尋之至蘭陵里之南入
門大言曰我困辱甚可具湯也坊卒遽迈白黎黎
懼因衣壞服與坊卒至其處時已昏黑坊卒直入
黎之官閥黎唯而趨人拜伏曰向迷丈人物色罪當
十死老人驚曰誰引尹來此即牽士階黎知可以理
奪徐曰某為京尹尹威稍損則失官政丈人埋形雖
迹非證惠眼不能知也若以此罪人是釣人拟名則
非義士之心也老人笑曰老夫過也乃具酒設席於
地招坊卒令坐夜深語及養生言約理辨黎轉敬

因曰老夫有一技請爲尹設遂入良久紫衣束髮
長劒七口舞於中庭迭躍揮霍掍光電激或橫若
帛旋若飄火有短劒二尺餘時時及黎之鬚黎叮頭
不已食頃擲劒於地如北斗狀顧黎曰向試尹觀氣
黎拜曰今日已後性命丈人所賜乞供役左右老人
曰尹骨相無道氣非可遽授別日更相顧也揖黎而
入黎歸氣色如病臨鏡方覺鬚剃落寸餘翌日復往
室已空矣

盧生

唐元和中江淮有唐山人者涉獵史傳好道居名山
自言善縮錫頗有師之者後于楚州逆旅遇一盧生
氣相合盧亦善爐火稱唐外氏遂呼唐爲舅因與同
之南嶽中途止一蘭若夜半矣語方酣盧曰知舅善
縮錫幸論梗槩唐笑曰某數十年重跡從師祇得此
術豈可輕道耶盧懇祈不已唐辭以師授有期日秘
不肯言盧因作色曰舅今須傳勿等閑也唐責之曰
某與公風馬牛耳邂逅相憐實慕君子何至勠卒不
若也盧攘臂瞋眙唐之舅久曰我依舊也如不

得術舅死於北因探懷出七首形如偃月就火前刺
斗削之如泥唐懼死乃言其術盧笑曰幾誤殺舅此
術十得六七方謝曰某師仙也今某等十人索天下
妄傳黃白者殃之至深金縮銀傳者亦死某久得秉
鬻之道者因拱指唐自後遇道流常陳此事以戒之

聶隱娘

聶隱娘者唐貞元中魏博大將聶鋒之女也年十
有尼乞食於鋒舍見隱娘悅之乃云問押衙乞取此
女鋒大怒叱尼尼曰任押衙鐵櫃中盛亦須偷去矣
及夜果失隱娘所在鋒大驚駭令人搜尋曾無影響
父母每思之相對涕泣而已後五年尼送隱娘歸告
鋒曰教已成矣可自領取尼欲亦不見一家悲喜問
其所習曰初但讀經念咒餘無他也鋒不信懇詰隱
娘曰真說又恐不信如何鋒曰但真說之乃曰隱娘
初被尼挈去不知行幾里及明至大石穴中嵌空數
十步寂無居人猿猱極多尼先已有二女亦各十歲
皆聰明姣麗不食能於峭壁上飛走若捷猱登木無
有驟失尼與我業之

許鋒利吹毛可斷遂令二女教其攀緣術先身輕
風一年後刺猿猱百無一失後刺虎豹皆決其首而
歸三年後能使刺鷹隼無不中劒之刃漸減五寸纔
走邏之不知其來也至四年留二女守穴挈我於掛
巾不知何處也指其人者一一數其過曰爲我刺其
首來無使知覺定其膽若飛鳥之容易也受以羊角
匕首刃廣三寸遂白日刺其人於都市中人莫能見
拔首入囊逕命則以業化之爲水五年又曰某大僚
有罪無故害人若干夜可入其室決其首來又攜匕

首入室度其門隙無有障礙伏之梁上至暝時得其
首而歸尼大怒曰何太晚如是某云見前人戲弄兒
可愛未忍便下手尼叱曰已後遇此輩必先斷其
所愛然後決之某拜謝尼曰吾爲汝開腦後藏匕首
而無所傷用卽抽之曰汝術已成可歸家遂送還云
後二十年方可一見鋒聞語甚惧後遇夜卽失蹤及
明而返鋒已不敢詰之因兹亦不甚憐愛忽值磨鏡
少年及門女曰此人可與我爲夫白父又不敢不從
遂嫁之其夫但能洴鏡餘無他能夫乃給衣食甚

具數年後父卒魏帥知其異遂以金帛召署爲左衙
吏如此又數年至元和間魏帥與陳許節度使劉昌
裔參商不協使隱娘賊其首隱娘辭帥之許許帥能
神算已知其來召牙將令曰早至城北候一丈夫一
女子各跨白黑衛至門遇有鵲來噪丈夫以弓彈之
不中妻奪夫彈一丸而斃鵲者揖之云吾欲相見救
遠相祗迎也衛將受約束遇之隱娘夫妻曰劉僕射
眞神人不然者何以動吾也乃見劉公劉勞之隱娘
夫妻拜曰得罪僕射合萬死劉曰不然各親其主人
之常事魏今與許何異請嘗留此勿相疑也隱娘謝
曰僕射左右無人願舍彼而就此服公神明也益知
魏帥之不及劉也劉問其所須曰每日只要錢一百
文足矣乃依所請忽不見二衛所在劉使人尋之不
知所向後潛於布囊中見二錢衛一黑一白後月餘
白劉曰彼未知信必使人繼至今宵請剪髮繫之以
紅綃送于魏帥枕前以表不回劉聽之至四更却還
曰送其信矣是夜必使精精兒來殺某及賊僕射之
首此時亦萬計救之乞不憂耳劉諮達大度亦無畏

色是夜明燭半宵之後果有二幡子一紅一白飄飄
然如相擊於床四隅良久見一人自空而踣身首異
處隱娘亦出曰精精兒已斃拽出于堂之下以藥化
爲水毛髮不存矣隱娘曰後夜當使妙手空空兒繼
至空空兒之神術人莫能窺其用鬼莫得躡其蹤能
從空虛入冥善無形而滅影隱娘之藝故不能告其
境此即繫僕射之福耳但以于闐玉周其頸擁以衾
隱娘當化爲蠛蠓潛入僕射腸中蔥倒其餘無逃避
處劉如言至三更瞋目未熟果聞項上鏗然聲甚厲
隱娘自劉口中躍出賀曰僕射無患矣此人如俊鶻
一搏不中即翩然遠逝恥其不中耳纔未逾一更已
千里矣後視其玉果有七首劃處痕逾數分自此劉
轉厚禮之自元和八年劉自許入覲隱娘不願從焉
云自此尋山水訪至人但一二請給與其夫劉如約
後漸不知所之及劉薨于軍隱娘亦鞭驢而一至京
師柩前慟哭而去開成中昌裔于縱除陵州刺史至
蜀棧道遇隱娘貌若當時甚喜相見依前跨白衛如
故謂縱曰郎君大災不合適此出藥一粒令縱吞之

云来年火急拋官歸洛方脫此禍吾藥力只保
患耳縱亦不甚信遣其縑綵隱娘一無所受但沉
而去後一年縱不休官果卒于陵州自此無復有
見隱娘矣

荆十三娘

唐進士趙中立家於溫州以豪俠爲事至蘇州旅舍
支山禪院僧房有一女尚荆十三娘爲夫亦設大祥
齋因慕趙同載歸揚州趙以氣義耗荆娘之財殊不
介意其友人李正郎第三十九有愛妓妓之父母

以與諸葛殿李悵恨不已時諸葛與吕用之幻惑
尉高駢恣行威福李懼禍飲泣而已偶語於荆娘
娘亦爲之憤惋謂李郎曰此小事我能爲郎取之
請過江於潤州北固山六月六日正午時待我李
依之至期荆娘以囊盛妓與妓之父母首級授李
與趙同入浙中不知所

紅線

唐潞州節度使薛嵩家青衣紅線者善彈阮咸又
經史嵩召俾掌牋表號曰自記室時軍中大宴紅

謂嵩曰鼓之聲甚悲切其擊者必有事也嵩素
音律曰如汝所言乃召子而問焉云某妻昨夜身亾不
敢求假嵩即遣歸是時至德之後兩河未寧以塗陽
爲鎮命嵩固守控壓山東殺傷之餘軍府草創朝廷
命嵩女嫁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男又遣嵩男娶滑
節度使胡章女三鎮交締爲姻婭使蓋相接田承
常患肺氣遇暑益增每曰我若移鎮山東納其涼
可以延數年之命乃募軍中勇武十倍者得三千
號外宅男而厚其廩給常令三百人夜直宅中卜
日欲併潞州嵩聞之日夕憂悶咄咄自語計無所出
時夜漏方深轅門已閉策杖庭除唯紅線從焉紅線
曰主公一月不遑寢食意有所屬豈非鄰境乎嵩曰
事繫安危非汝能料紅線曰某誠賤品亦能解主公
之憂嵩以其言異乃曰我不知汝是異人誠暗昧也
遂告其事曰我承祖父遺業受國厚恩一旦失其
土則數百年功勛盡矣紅線曰此易與耳不足勞主
公憂某暫到魏境觀其形勢覘其有無今一更首途
二更可復命請先定一走馬使具寒暄書其他則

其却回也嵩曰倘事或不濟仮禍之速又如之何
線曰某之此行無不痊濟也乃入閨房飾其行具梳
蠻髻插金鳳釵衣紫繡短袍著青綠輕履胸前斜繫
紋七首額上書太乙神名再拜而行倏忽不見嵩乃
返身閉戶背燭危坐時常飲酒不過數合是夕寒雲
十餘不醉忽聞曉角吟風一葉墜露驚而起問紅線
回矣嵩喜而慰勞詢事諸否紅線對曰幸不辱命又
問曰無殺傷否曰不至是但取床頭金合爲信耳又
曰某子夜前三刻即達魏城北歷數門遂及寢所閨
外宅兒正於房廊睡聲雷動見中軍士卒步於庭下
傳叫風生乃發其左扉抵其寢帳田親家翁止於北
內鼓趺酣眠頭枕文犀枕前露七星劒劒前仰開一
金合內書生身甲子與北斗神名復以名香美珠厭
鎮其上然則揚威玉帳坦其心諮於生前熟寢蘭室
不覺命懸於手下寧勞擒縱只益傷嗟時則蠟炬烟
微爐香燼委侍人四布兵仗森羅或頭觸屏風軒而
解者或手持巾拂寢而伸者某乃拔其簪珥褰其衣
如病如醒皆不能寤遂持金合以歸出魏城而

將行二百里見銅臺高揚漳水東流晨鐘動野斛
在林忽往喜還頓恰於行役感知酬德聊副於容謀
夜漏三時往返七百里入危邦一道經五六城冀滅
主憂敢言勞苦嵩乃發使入魏遺承嗣書曰昨來專
夜有客自魏中來云從元帥床頭獲一金合不敢啻
駐誰卻封納專使星馳夜半方達正見搜捕金合一
軍憂疑使者以馬捶撾門非時請見承嗣遽出使者
以金合授之捧承之時驚恒絕倒遂留使者止於宅
中卿以私宴多其賜賚明日遣使齎帛三萬疋名馬
二百疋及珍異等以獻于嵩曰某之首領繫在恩私
便宜知過自新不復更貽伊戚專膺指使敢議親親
往當捧鼓後車來在麾鞭前馬所置紀綱外宅見者
本防他盜亦非異圖今並腕其甲裳放歸田畝矣由
是兩月之內河北河南信使交至忽一日紅線辭去
嵩曰汝生我家今將焉往又方賴汝力豈可議行紅
線曰某生前本男子游學江湖間讀神農藥書而兼
世人災患時里有孕婦忽患蠱證某誤以芫花滿下
之婦與腹中二子俱斃是某三棄而後三人陰力是

詠詞爲女子從身都幾兼氣稟此但幸生於盛
十九年矣身厮將羅尸窮甘歎寵待有加榮亦甚矣
況國家達治歲且無寧此即違天理當盡須昨至
臣知懼列士謀妾在某一婦人功亦不小固可贖其
前罪遂其本形便當遁跡塵中棲心物外澄清一氣
邦以是報恩今兩地保其城池萬人保其性命使
生死長存嵩田不然以千金爲居山之所紅線曰事
關來世安可預謀嵩知不可留乃廣爲餞別悉集賓
僚夜宴中堂嵩以詞送紅線酒請座客冷朝陽爲詞
詞曰採菱歌怨木蘭舟送客魂消百尺樓還是洛妃
乘霧去碧天無際水空流詞竟嵩不勝其悲紅線拜
且泣因僞醉離席遂亡所在

田膨郎

唐文宗皇帝嘗寶白玉枕德宗朝于闐國所貢雕琢
奇巧蓋希代之寶置寢殿帳中一旦忽失所在禁衛
清密然非恩渥旗御莫有至者珍玩羅列他無所失
上驚駭移時下詔於都城索賊上密謂樞近及左右
廣中慰曰此非外寇所入蓋宮在禁掖苟求之不

且虞他變一枕固不足惜卿等衛我皇宮必期斯得不然天子乘衛自茲無用矣內官惶慄伏罪以決旬求捕大懸金帛貯之略無尋究之迹聖慮不届敬弘與流輩於威遠軍會宴有侍妓善鼓胡琴王敬弘常蓄小僕年甫十八九神彩俊利使之無往四座酒酣因請度曲辭以樂器非妙須常御者彈之申漏已傳求之不及因起解小僕曰若要琵琶頃刻可至敬弘曰禁鼓纔動軍門已鎖尋常汝豈不見何言之謬也既而就飲數巡小僕以繡囊將琵琶而至坐客歎笑南軍去左廣往復三十餘里入夜且黑行旅既而倏忽往來敬弘驚異於時失枕搜捕嚴急意以盜竊疑之宴罷及時遽歸其第引而問之曰使汝累年不知蹄捷如此我聞世有俠士汝莫是否小僕謝曰非有此但能行耳因言父母皆在蜀川頃僦至京國今欲却歸鄉里有一事欲報恩偷枕者早知姓名三數日當令伏罪敬弘曰如此事即非等閒逢令全活者不少未知賊在何許可報司存推護否小僕

曰偷枕者田膨郎也吾廬軍伍行止不怕羣物是
且喜超越荀非便折其足雖千兵萬騎亦將奔走前
茲再宿候之於望仙門伺便擒之必矣將軍隨其
之此事仍須祕密是時渺句無雨向晚埃塵頗甚遂
臂將入軍門小僕執毬杖擊之歘然已折左足仰而
窺曰我偷枕來不怕他人唯懼於爾既此相值豈復
多言於是昇至左右軍一歘而伏上意得賊又知獲
在禁旅引膨郎臨軒詰問具陳常在宮內往來上日
此乃任俠之流蓋非常之竊盜內外囚繫數百人於
是悉令原之小僕初得膨郎已告敬弘歸蜀尋之不
可但賞敬弘而已

崑崙奴

唐大曆中有崔生者其父為顯僚與蓋天之勳臣一
品者熟生是時為千牛其父使往省一品疾生少年
容貌如玉性稟孤介舉止安詳發言清雅一品命妓
輒簾召生入室生拜傳父命一品忻然慕愛命坐與
語時三妓人艷皆絕代居前以金甌貯緋桃而擘之

沃以甘酪而進一品遂命衣紅綃妓者擊一甌真生
食生少年振妓輩終不食一品命紅綃妓以匙而進
之生不得已而食妓唔之遂告辭而去一品回顧
問暇必須一相訪無間老夫也命紅綃送出院時生
回顧妓立三指又反掌者三然後指胸前小鏡子云
記取餘更無言生歸達一品意返學院神迷意奪語
減容沮怳然凝思日不暇食但吟詩曰懊到蓬山頂
上遊明璫玉女動星眸朱扉半掩深宮月應照瓊芝
雪鬢愁左右莫能究其意時家中有崑崙磨勒顧瞻

郎君曰心中有何事如此抱恨不已何不報老奴生
曰汝輩何知而問我襟懷勒曰但言當爲郎
君釋解遠近必能成之生駭其言異遂具告知磨勒
曰此小事耳何不早言之而自苦耶生又白其隱語
勒曰有何難會立三指者一品宅中有十院歌姬此
乃第三院耳反掌三者數十五指以應十五日之數
胸前小鏡子十五夜月圓如鏡令郎君來耳生大喜
不自勝謂勒曰何計而能達我鬱結耶磨勒笑曰後
夜乃十五夜請染青綃兩疋爲郎君製束身之衣一

品宅有猛犬守歌妓院門外常人不得輒入入必噬
殺之其警如神其猛如虎即曹孟海州之犬也世間
非老奴不能斃此犬耳今夕當爲郎君撾殺之遂宴
犒以酒肉至三更檻鍊雖而往食頃而回曰犬已斃
訖悶無障塞耳是夜三更與生衣青衣遂負而逾十
重垣乃入歌妓院內止第三門繡戶不扃金缸微明
惟聞妓長嘆而坐若有所伺李環初墜紅臉纔舒幽
恨方深殊愁轉結但吟詩曰深谷鶯啼恨院香偷來
花下解珠瑞碧雲飄斷音書絕空倚玉簫愁鳳凰侍
衛皆寢憐近閒然生遂掀簾而入姬默然良久躍下
榻執生手曰知郎君頡悟必能默識所以手語耳又
不知郎君有何神術而至此生具告磨勒之謀負荷
而至姬曰磨勒何在曰簾外耳遂召入以金甌酌酒
而飲之姬白生曰某家本居劒方主人擁旄逼爲姬
僕不能自死尚且偷生臉雖鉛華心頗鬱結縱玉筯
舉饌金鑪泛羹雲屏而無一品每近綺羅繡被而常眠珠翠
皆非所願如在桎梏賢爪牙既有神術何妨爲脫徙
牢所願既伸雖死不悔請爲僕隸願侍光容又不知

郎君高意如何生猴然不語磨勒曰娘子既堅確如是此亦小事耳姬甚喜磨勒請先爲姬負其橐槖徑奄如此三復焉然後曰恐遲明遂負生與姬而飛出峻垣十餘重一品家之守禦無有警者遂歸學院而匿之及旦一品家方覺又見失已斃一品大駭曰我家門垣從來蓬密扃鐍甚嚴勢似飛騰寂無形跡此必是一大俠矣無更聲聞徒爲患禍耳姬隱崔生家二歲因花時駕小車而遊曲江爲一品家人潛誌認遂白一品一品異之召崔生而詰之事懼而不敢隱遂細言端由皆因奴磨勒負荷而去一品曰是姬大罪過但郎君驅使踰年即不能問是非非須爲天下人除害命甲士五十人嚴持兵仗圍崔生院使擒磨勒磨勒遂持匕首飛出高垣警若趨翎疾同鷹隼攜矢如雨莫能中之頃刻之間不知所向然崔家大驚愕後一品悔懼旋夕多以家童持劍戟自衛如北周歲方止後十餘年崔家有人見磨勒賣藥於洛陽市容髮如舊耳